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野叟曝言
第一百五十回 三居次愛戲拜翁姑 兩學生劈面驚新婦

試問風從何來？卻是制就風車，從東西出入戲門內設放。演至《龍蚌出聲》，各把門簾揭起，搨將出來，那風便直入堂中，披猖作勢。看戲者眼目俱注視龍蚌，不誣有此，故俱不解其故，乾珠、關蘭夫婦四人，自心明白，卻不肯說破。故內眷皆驚以為奇。及外面人看出風車，裡邊女眷仍自不解，還只認做事有湊巧。及至船一入港，恰好風息，更加詭異。虧得碧雲、翠雲兩雙神目，瞥見風車，向各夫人告知，方才明白，各贊竈姑巧思。這出演完，漏已四鼓。素臣恐水夫人勞乏，因向眾客告止，請俟明天再演。陽旦及三妃回至西宅，三公主俱來迎接。國妃道：「駙馬未回，他兩個守候罷了，女兒怎還不安睡？產後是著不得勞的！」公主道：「王父、王母未回，怎敢先睡？況且和衣睡等，一些也不覺勞。」左文道：「姐姐甚健。宮人們回來說，做的戲異樣好看。姐姐還想明日便去拜壽，好看那下半本的戲哩。」國王道：「若說起戲來，真是好看，戲子俱是一色小孩，相貌之好，衣飾之華，關目之工，曲藝之高，聲音之妙，樣樣俱到絕頂，真個把人要看殺了！賢妃可知：出出都是實事，男人俱在座中，女人聽說亦俱在屏內哩。」國妃道：「妾身虧著對頭親母坐在背後，一出一出指與妾看，說與妾聽，方知演的俱是實事，明日更演著女兒女婿了。妾身還嫌殺陣戲少些，親母說明日有十幾出大殺陣戰。還扮出限風龜龍，景星卿雲，諸色怪異寵物，各種稀奇好看的事來哩！女兒真個健旺，等駙馬來說知，一早去拜壽，只留心，一覺吃力，就先回來，也不妨事！」左文、右文更是竭力攬掇側妃愛女，亦真懇懇國王許諾。文施一回，便與力言。文施看著公主說：「產後是勞動不得的！」公主道：「妾身自覺精神很好，定是不妨。況且進門多時，不拜見公婆大人，不拜祝太君百壽，也不是道理！」文施道：「這話卻是有理，明日可去稟知。」於是大家急急收拾安寢。

天色一明，文施便去稟知父母、祖父母、曾祖父母。素臣等因話亦有理，遂同至安樂窩稟告。水夫人道：「我也憶著他三人孤零零的，但只怕他勞乏。既是精神健旺，出來散散心也好。若愛看戲，隨意看一兩出，一覺勞倦，便去安息，產中犯出毛病，便是一生受累哩！」文施答應而去，即同過來見禮。水夫人恐公主勞乏，令其專拜自己及曾祖三代翁姑，其餘尊輩，俱統作一次拜見，俟改日再往各房，專誠謁拜。只如此已拜了五回。各女親俱體貼水夫人之意，只檢頂真尊輩，作一閃受了拜禮，其餘與本家等輩，俱總行小禮。即拜祝百壽，文施、公主并立，左文、右文稍後，五子隨同拜祝。新生之文禱，亦是宮女抱而叩祝。水夫人亦抱而摩其頂上道：「我不能如戲中諄諄念祝，只好撮其大旨。願汝同我之壽，同高祖之富貴福澤也！」拜壽茶點已畢，齊齊聽戲。內外各照原坐，三公主俱坐馬氏背後。

子弟上場。第一出演《金硯回生》，第二出便演《東宮見聖》。金枝、晚香知回生下，有錦衣受死一出。懷著鬼胎，怕焦氏哭泣。今見刪去此出，暗自喜歡。豈知是水夫人看戲日時，已定主意，將《看花》、《受死》兩出空去的，

外面涇王、吉王私論：「那時皇上雖說素父子富貴功業，必逾汾陽，也還是未定之同。誰知遠勝若此！」

至《官邸謁岳》，任喜暗付：我那時尚未出世，若非舅岳，我父不且乏嗣耶？

至《遼東誅孽》，聖公道：「若非公相，我父必受其害矣！」

至《廣西破妖》，聖公道：「公相之便，既可數得活人，又可淹得滅火，真神便也！」赤坡道：「其人現亦在府，活人，要算是親眼見的；滅火雖是耳聞，先繼父在路即曾說來。」

至《覓峒逢親》，虎兒暗付：那時若不遇姑父，我父子豈有今日？

至《療瘋醫癆》，乾珠戲關蘭道：「當時母親甚怒，親翁甚苦，豈知股肱夾輔之有力，藥石苦口之利病耶！」關蘭笑道：「人皆以耳為目，親翁乃更以鼻為口。豈親翁聞臭，不啻若是其口入耶？」

至《股肱夾輔》，較以《鑿天荒者》何如，惜未入戲耳！

至《宿廟夢神》，羊祐、岑文道：「不過土神，又是婦女，怎這般靈異？」赤瑛道：「此即家岳僕婦，其靈異不止此事。」乾珠、關蘭俱道：「現在峒中，香火之盛非常，弟等如有疑往決，其所示之夢，無絲毫爽也！」

至《孔雀埋金》，乾珠道：「這鐵一埋，把赤身峒地脈破壞，毒蟒由此絕滅。家母常說公相真是天人！」

至《虎彌受蠱》，乾珠道：「峒母托夢，就預知此事，家母亦逆料有此。」關蘭道：「峒母托夢，就預先指破，老親母又能前知，何不勸阻？」乾珠道：「家母說毒蟒該有一番發洩，廣西該受數年荼毒，此乃天數，人力豈能挽回？」

至《縣令棄官》，眾人俱指著東邊，贊宗貫、伯明之賢。

至《親王下榻》，聖公問吉王：「這是目擊之事了？」吉王道：「彼時寡人尚未入繼，得自先王口述耳。」

至《招安設井》、《降龍破穴》、《班師定峽》六出，關蘭道：「此親翁發跡時也。」乾珠道：「後三出弟始與其事；前三出，則吉公與那邊元將軍、宦將軍，裡邊元夫人、宦夫人與有勞焉！」

至《匹馬入宮》，林平仲道：「熊兄驟見公相跌死，這一嚇不小？」以神道：「公相便跌得幾死，弟便嚇得幾死，直到救活轉來，賺進城去，還不知皇上是死是生，公相是禍是福，魂魄正不得上身哩！」

至《隻身勘亂》，江華諸王俱道：「諸出止十演一二，已是怕人；岳父之功，真天高地厚也！」以神指與平仲道：「你看諸王面皆失色，事後且然；弟那時一日有數十次訛言，魂魄怎得上身？」

至《誅逆迎鑿》，田寶道：「此聞人諸公身親之事也。那五千長線，是怎樣爬得上去？」聞人傑道：「現在東邊龍兄，這邊林兄弟，裡邊龍嫂、尹嫂、白公兩位如夫人。哪一個不是飛身上去的？還有白家的婢僕，島中男女兵將，也個個都從這索上去。不然，怎救得上皇出來？」

至《擒王靖虜》，吉於公道：「此出弟亦未與其盛，成座躬逢者，尚有幾人。」以神道：「除公相家屬外，東邊是龍姊丈，尹兄、元將軍、邢將軍、宦將軍，這邊是弟及奚將軍等人，裡邊是大家姊、元夫人、宦夫人、羊兄、岑兄兩位夫人。」

至《琢州得女》，裡邊水夫人、遺珠留心細看，恍如前日相逢之樂。滿堂賓客，俱歎為骨肉奇逢，尤勝文施海外歸來也。洪儒戲謂全身：「莫非是冒認的？太君是得了大家，便把家姊退了出來，到底要與親翁辨一個清頭哩！」全身笑道：「連弟也如在夢中，是冒認不是冒認，至今還沒有明白哩！」

至《郡王成婚》，虞揮、禹陵、倪又廷三人，與岑文、羊祐私議道：「賤內們說忠勇夫人是在宮中起數，合與公相為婚，方到豐城來的。後來一意委身，鎮國夫人們再撮合。公相執意不從，不知可為易了容，相貌黑丑之故？」羊祐、岑文俱道：「公相豈是重色之人？賤內們相貌亦不為丑，且奉有君命，苦求收用，至再至三，公相堅辭，匪石難轉。」因曆數浙江之拒東方夫人，豐城之拒賀夫人，山東之拒馬夫人、奚夫人，島中之拒成夫人、伏夫人，峒中之拒乾夫人，「皆以寡恩薄情，實緣妻妾已多，故謹守短垣，不敢逾越。連五位夫人俱是萬不得已，依公相本意，一妾也不願置的。」虞揮等方各歎服。

至《滅浙》、《平倭》兩出，乾珠道：「此弟所未與之盛。」聞人傑道：「東邊是白公、鐵兄、劉兄，這邊是弟及吉兄、施兄、林兄、袁兄，內裡是鐵嫂、尹嫂、元夫人、宦夫人、白公兩位如夫人，其餘或遠在荒外，或已作古人矣！」

至《賜婚遇姊》，裡邊鸞吹、紅豆留心細看，恍如前日姊妹相逢之樂，滿堂賓客，亦以為骨肉奇逢。

此出演完，天已大黑，家人點燈。奚豫道：「怎一會就夜了？」虎兒道：「昨日到夜，只演二十五出，今日還多演了三出哩。」田寶道：「今日殺陣戲多，故演得快了。」

點燈之後。第一出演《占龜蟠龍》。裡邊白夫人向涇王夫人道：「前日只看見你姐夫登狀元台，沒見占龜頭。狀元不可不中，

戲內演出還是這樣有趣哩！」

涇王夫人看到《獨龍蟠腹》，道：「文駙馬這會，也就不輸與占鼇哩！」吉王妃道：「公主曾裹在素父懷內，故駙馬亦裹在皇上懷內；丈人裹抱女婿，還是常事，公公裹抱媳婦，才是奇事哩！」

至《九歲巡方》，白夫人問鸞吹：「親母當年是怎樣一個喜法？」鸞吹道：「喜不可言，與親母聞報兩婿中了狀元、榜眼一般罷了。」

至《八肱愈病》，阮氏、田氏等諸媳，及鸞吹、秋香、鳳姐、蛟吟輩，但如水夫人舊病復發，人人失色，個個愁顏。古心、素臣等在外子孫，亦俱蹙然不能注視。飛娘指與各夫人看道：「此所謂談虎色變也！」水梁公夫人道：「那年看太姑婆病，是用過肱湯，故沒這等喘息之氣。」匡夫人、白夫人、馬夫人俱道：「那時不特用過肱湯，已得雪矣，故氣色俱有生意。」各夫人道：「本是這子弟做得入神，妾等俱覺滿身發冷，百不自在哩！」

至《坐紅紗帳》，是就水夫人初入宮進的「學而時習」一章，分入白內，內外都出了神，滿堂無一聲息。直至下場，飛娘方悄悄立娘道：「妹子你聽見嗎？那年待妹夫的光景，豈止不知而不慍乎？」

至《登狀元台》，白夫人等已經看過，猶是喜歡；元夫人等未看過者，俱嘖嘖歎羨不置。

至《國收日本》，孔夫人道：「天下怎有這等國王？如今入了中國，風俗自是一變了。」飛娘道：「各國俱移風易俗，何況日本？從前倭婦皆裸，男子摸乳抱腰，便快活不過，說以母禮待他。如今誰敢去摸抱呢？」蘭姑道：「我們峒中，從前都依著土老生活，遵守峒禮。男女拉手抱腰，摸面搵臉；如今也俱革除，遵奉周、孔之教了！」

至《囊括扶桑》，小躉道：「天下怎有這等女人，把國土不顧，只想跟著標緻男子，在戰陣上圓起情來？」天絲笑道：「想跟標緻男子在戰陣上圓情的，眼前就有。又跟得著，便成了美滿姻緣，跟不著，使做了一時話柄哩！」小躉漲紅臉，瞅了天絲一眼，再沒做聲。

至《舌戰除邪》，秋香道：「晴妹說只信觀音菩薩。你聽老太師諸番議論，可也頑石點頭呢！」晴霞道：「那時初進門，心裡還是渾的。從來逐日聽著太君及老太師爺議論，便早知是邪教了！」

至《風移集瑞》，四靈固扮得宛然，將五色彩綢，紮成慶雲，雲間錯落，景星係火藥煉成，光明如月，經久不散。映著五色雲影，登時滿堂錦繡，一片光華，把國妃、公主及隨來宮女，看得心花俱放。

至《活佛授首》、《死骨成灰》，秋香道：「我這會子快活極了，晴妹，你快活不快活？」晴霞道：「你還認我是信邪的人，只顧嘲笑我。我如今的不信，比你還強遠哩！」秋香道：「你真個不信，像這戲裡的活佛、釋迦，你敢動手去燒它嗎？」晴霞道：「我說敢燒，你也不信；你自然也敢燒敢砍的了，我卻又不肯信！空言何補，須似大大師、二大師真個做出，才憑你說嘴哩！」

至《四靈送母》，國妃問馬氏：「這也是事實嗎？」馬氏說：「怎不是事實？只鳳凰是隨後而來，麒麟龜龍，妾身同回，親眼見的。這戲內只扮得四靈、神鹿，那隨著奇異鳥獸，千萬飛鳴，還沒扮出來哩！」

至《一龍戲孫》，馬氏道：「那時再不想有今日，上天時只兩手擎著龍角，一掉下來，立成齏粉，好不怕人！」

至《馬為月老》，馬氏指與國妃道：「這生腳便是十一小叔，這車內坐的太太，便是孔太夫人，姑娘便是十一孀子。」

至《虎作冰人》，馬氏道：「這生腳便是甘四叔公，那銜在虎口內的，便是甘四庶叔婆，那帳房內先趕出來的，便是涇王妃。甘十四叔公、十一小叔，與小兒同年月日，都是太君生日所生。一個自小常夢見龍，一個夢馬，一個夢虎。如今才驗出虎媒、馬媒、龍媒來，豈非奇事？」國妃道：「一家三代，同年月日而生。這是千古沒有的奇事！令郎與太君同生日，如今外孫又與太君同生日，又恰好生在太君百歲壽誕，也是千古沒有的奇事哩！」

演至《百歲開筵》，是文虛穿著一品冠服，手持龍頭笏杖出場。督率內監、宮女、婢僕人等，張燈結綵，設坐開屏，懸掛御賜匾對，各色壽幛，排列欽賜坐障。中朝儀仗，寶鼎中焚起名香；金台上燒起畫燭。四面擺列珍玩，中間堆著五色班斲、千層蟠結的天賜神芝。

文虛手中指點，口中說念，如《伯喈辭朝》一出內的黃門官，有白無曲，千言萬語，數說那多福多壽多男、古今第一、宇宙無雙的盛事。

文虛念完，報各國君臣到門，即演《萬方同慶》一出。國妃道：「各國國王、國母、國妃名姓，是預先傳達來的嗎？」馬氏道：「原本內也沒有指名，是關夫人新填出國號名姓來的。」國妃道：「既是新填，何不把愚夫婦一併填上？」好文道：「我們還沒來哩，怎樣先填上呢？」

至《賜爵》、《介壽》兩出，側妃道：「這又是千古未有的事嗎？怎有這許多子弟，就制辦得許多冠眼，真個像有千丁！」馬氏道：「那是進去的，便換著冠服出場，故覺子弟多了。其實只有這一百個人。」

至《骨肉奇逢》，國妃笑道：「真是糊塗了！駙馬還在我們國中哩！」看到龍掛下牆，文施與公主互覷，有驚疑之狀。說道：「這必是新填出來。」馬氏道：「因小兒每隔一夜，即夢與母子飲食聚會，故關夫人有此關目。只說白內國號及令愛名字，是新填上的。」看到夢中稟命，好文道：「這卻是新境的了，不然何從而知？」馬氏道：「這也是原本，因太君、太公俱有夢，故關夫人編入曲內。我與你公公，亦俱有夢，沒曾早說，故沒上戲。休說實事，只這夢亦是千古所無！」復看到國王、國妃，率領文施、三公主、五子、宮女襁褓一子拜壽，國妃等俱道：「這定是新填上的了！」馬氏道：「亦是原本，但只一位國妃、一位公主、兩個孫兒，現又添出七人耳！」篁姑道：「太君幾日前看這戲時，還說是托之空言。誰知只有遺漏，並非空言！」白夫人道：「妾等原說，焉知不實有其事？今果然矣！但關夫人既知結婚外國，又知匹配公主，復生有公子，國王、國妃同回祝壽，連著那見面驚疑，番相議婚，都算得定，就不該遺去兩位公主、四位公子了，怎原本只有一妻二子？」篁姑道：「賤妾豈能前知？止因老太師及忠勇、恭讓兩太夫人起數，說合在外國成婚。才制這一齣戲文；想外國臣民之家，如何配得上老太師家孫？故演作公主；因施弟每夜有夢，故演作相見時驚疑之狀；雖有異夢，必有媒灼，故演番相議婚；施弟守禮，必思稟命。恰好太君等俱夢有稟命之事，故演夢國稟命；知道外國有許多國王、國妃來祝太君百壽，施弟若回，自必同來，故演國王、國妃送來；算著施弟年止二十歲，得子何能過多？故演作二子。這都從人情揣想而成。誰知一娶三主，連生五子，進門又生一子，俱出人情揣想之外耶！這齣戲本由拙夫發想，欲作佳讖。至及戲曲已就，重複疑心，要刪去此出，恐終不應讖，徒增太君等悲感。是賤妾不肯，說老太師為千古全人，必有全福，斷不致嫡塚曾孫真蹈不測。拙夫說，就使得歸，或遲數年，在老太師仍屬全福。在此時已屬贅疣，徒敗人意。賤妾說，太君更是全人，必享全福。祝百歲時，心中必無一毫不過意之事，若施弟不回，便成缺陷；這一齣戲最有關係，必不可去。反覆辯論，方把這出留下。至前日內外演出，引起太君、老太師等感慨。而各國群臣俱已到齊，眼見不能作讖，徒為贅疣。拙夫便爾埋怨，賤妾也極懊悔。豈知天理不外人情，施弟果真回來，成就太君、老太師全福，且更旺乎於人情之外，至有六子之祥。此則愚夫婦所夢想不到者，何能預知而不使遺漏乎？」各夫人俱歎服篁姑之識力。

演至《恩榮異數》，白夫人道：「關夫人說不前知，這皇妃冠服，內監宮女五百金魚，何以一不爽？至世襲博士及吳江知縣，十代榮封，並贈外家三代，則歷朝尊榮，臣子所無之事，何以皆能預定？」篁姑道：「此亦就人情中揣想而成。想老太師之功德，非榮封十代，不足以報祖宗之積累；太君之聖德，非連祖父晉爵，不足以報水氏祖宗之積累；皇上敬信太君、老太師，非如此格外尊榮，不足以盡皇上之聖意；而於百壽時降此隆恩，尤足盡皇上重母儀，介上壽之至意！五百金魚，因合計子孫約及五百之數，隨意結擇。不圖其幸中也！內監宮女歷經賜過，想來百壽亦必欽賜。世襲博士，前經賜職；因想衍聖公係衍聖人嗣續，衛聖公係衛聖人教術，曲阜縣既係孔氏世襲，吳江縣亦應文氏世襲，方足相稱。故並乃世襲五經博士，及吳江知縣。拙夫說，此係朝廷官職，憑汝捏造，當得何罪？妾說：皇上聖明，必不加罪。即有罪，妾自當之！皇上曾說，齊、楚大國，不足酬功，何吝此區區一

縣？或因此而降恩旨，豈不更幸！且窺皇上前賜博士及題『天下第二家』匾額之意，焉知不欲以崇衍聖者崇衛聖？或已有此旨，亦未可知！誰知適合聖心，竟如妾擬。則雖揣度於意中，而實僥倖於意外者也！至皇妃冠服，則原本所無，前日方才添了，何能前知？」白夫人不信說：「前日揭看過，像是有皇妃冠服。」紅瑤道：「實是添出，並刪去黃金十萬，白金百萬耳。」篋姑道：「黃金十萬，白金百萬，本非異數。因歷經賜過，此番百壽，事所必有，故聊以附列。孰知竟無毫釐賜予，此則出乎賤妾意想之外者，尚為前知乎？」各夫人益服篋姑之識力，稱歎不置。

百齣戲完，滿足三鼓。內外筵宴皆散，眾人安歇。水夫人令好文先回西宅，並命諸子媳等，仍停止晨省，候天明起身。

至十四日，文施與三公主率妻妾，於五更初起身，盥洗，笄總，緝笏衣紳，左右佩用，宮女執燈前導，至文甲房中。文施、文旗、文旒、旖姐、旃姐先後俱集。省視畢，文甲、馬氏各起。將盥，文施捧水，文旒捧盤，文甲沃畢，文旗進巾，好文捧水，旖姐捧盤，馬氏沃畢，旃姐進巾，文甲夫婦各笄總佩用，宮女執燈，導至文龍房中。文男、文畊、文奮、文甸、文畀及馬氏等孫媳、文銘等諸孫，釵姐等諸孫女，先後俱集。省視畢，文龍、鳳姐各起。將盥，文甲捧水，文由捧盤，文龍沃訖，文男進巾，馬氏捧水，郡主捧盤，鳳姐沃訖，白氏進巾，文龍夫婦各笄總佩用，房外蛟吟率子媳諸孫，拱立鵠俟。各相叫畢，丫環掌燈，導至藍田樓。文麟、白氏、文虎、東方氏、文彪、四公主、文獬、洪氏，各率子女媳孫曾，先後齊集。燭光之下，好文上樓，瞥見自己婆婆，跟著錢氏太婆立在房門外邊，一個叔公一輩的走來，把他婆婆臉上一拂，嚇得心頭跳蕩，滿面失色。正是：

姊妹漫驚雙蒂果，弟兄還託並頭蓮。

總評：

百齣戲文逐事重提，五十男女當場現扮，若依次敘下，無異重讀全書一過，轉覺復沓繁重而味如嚼蠟。妙在穿插靈活：有點數出者；有重點幾回者；有內外皆點者，而終以從頭至尾，逐出順演，然後全書中，未發之義、未補之漏，乃一指點彌縫，使讀者恍然領悟。蓋注意在此，極經營之苦，非僅以閒文作結束也！

坐中人大半為戲中角色，如對鏡描容，悲歡喜怒之情，自相印證，無不神似。而夾雜外國王妃，身成局外，不識箇中情事，必待指、看、說、聽而後知道，所演僅是實事。有此激盪之筆，方覺文不板滯，其才何可以鬥石計？

水夫人一身福德兼備，親見六代，慶祝百齡，其於文施以下服窮親竭，禮有等殺，作書者不得不分詳略。故於孫，表文龍不厭十數回之煩；於曾，表文甲則與諸孫雜見；用於雲、初二代，則表施，即接說初兒；表初兒即兼及文禱。因父以及子，由首以該尾，不啻於此處作一大結束，以「同我之壽，同高祖之富貴」二語為頌。而文氏子孫無不富貴壽考具見於此，總以形容辭除之功。

水夫人之德化感人甚，而用心之厚尤為難能。觀於定席而推揚夫人首坐，演戲而刪《看花》、《受死》兩回，其膺福澤也宜哉！

天子拜壽，親口追述前言，謂素父功業必逾汾陽。此回涇王、吉王復述天子之言，似覺復沓，不知素父子孫之盛，至於此極。雖屢次形容，猶未盡作者之意。總緣除滅佛、老功德，必須揚至頂壁一層，方稱作書之體，不得議其煩也。

滿堂賓客看這百齣戲，各人有各人心事，即各人有各人議論，絕不雷同，絕不錯亂，可謂心細如發、力大於身。

《宿廟夢神》一段，發論於羊祐、岑文，則近苗峒者，似乎見聞較確，而亦有若信若疑之意。可見正直、聰明之神，不若妖狐、厲鬼之靈異，足以起人信服也！作者主意在於崇正辟邪，而鬼神之邪正，或信，或疑，尤有關於世道之心。書中竭力表揚，正為世道人心計。故於苦貞、香烈，皆不惜以第一等筆力表之，不特一陳淵妻也！

素臣功業當以《救駕衛宮》為第一，而《五千長線》、《假死還魂》諸事，尤覺想入非非，故不待後世。讀書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意，即三十年間，當日躬親其事之人，大半在座而喁喁私議者，已有其人，此非作者籍此一論，以堅後人之信，亦欲以第一等筆墨寫第一等功業而已！

岑文、羊祐能知素臣本意，並一妾亦不願置，恰就天淵易容，相貌黑丑上閒論出來。岑文因嬌鳳結親，並深悉玉兒同被共床月餘之久，而主人轉作冰人一事，故知素臣卻色本領。至羊祐，則於持大言牌時，親率二妹謝救於素臣之前。以二蓮姊妹之色不足以動其心，僅僅作合以配元宦，故亦知素臣之深。惟知之深，乃言之切。是以他人不言，而二人轉為素臣知己。作者於此種處，亦有細膩熨貼功夫，安得以大結束之故，而率爾填砌耶？

《戰陣圖情》是錦囊徵扶桑實事，故小驪發論而天絲以唇槍舌劍御之，曾不少讓顧，小驪與韋忠比槍，因成佳偶，豈自忘之？而乃輕議扶桑女之耶？道德一而風俗同，雖婦女兒童，亦無機械變詐之心。即些小處，亦總是表揚除滅之功。

天絲以小驪往事反唇相稽，似近刻薄矣！而於秋香說，司兄弟做泥狗時，貿然一問，以至無詞可答，似木訥之甚。亦因辟除之後，人心正而機心化也！總是以出色筆墨表素臣之功。

雞鳴盥漱佩用，五世子孫迭行晨省之禮，此素臣家教也，書中從未敘過。突於慶壽既畢之日，一為鋪張，而以孿生三男、新婦驚駭，略作頓挫之筆，蓋過此以往，無處可以再提。而如此收束，更形容作者好整以暇之致。

崑、蟲、（四田），三男孿生，與紅瑤孿生兩女，為文甲、文由妻前回曾點明矣。而素臣子、孫、媳、女多至如此，使讀者過目輒忘，則無以見其奇異之跡。而此等語又不便屢屢題及，故於好文按著家法，初行晨省之時，以見兩婆婆、三叔公一回詫異之符，俾讀此書者省記孿生之瑞，而仍互不著痕跡，是謂靈活。